夏峯先生集

夏峯先生集卷之三

容城孫奇逢啟泰著　　大梁書院重刊

記

乙丙記事

乙丙逆璫魏忠賢竊柄誅殺異巳左僉院光斗吏科都魏大中與副院楊漣同時被逮余不佞素辱左魏之知副院向二君亦有知巳言逮未到魏科都長子學洢先至有緹縈上書之志擕其父手札二一寄鹿化麟一寄余大要謂覆巢之下無完卵周文選順昌遣使護學洢

亦有字遺職方鹿善繼曰世事如此使人百端交集乃以魏科都之苦節亦竟不免被逮之日士民號泣遮道者數萬計家無百金之產士大夫醵金數百始能啟行冤憤之氣緹騎感動令其長公隨乃翁以行而道孤援絕欲仗公為之覆庇更厚望於孝廉孫公愚謂兩公皆以千古自期必能左右魏公子不至失所令魏科都得生入里門不至終成漢宋諸賢之禍惟兩公心照臨楮慘然腸斷偶憶昔人一身作客如張儉四海何人是融不能不望感足下高誼也時善繼以職方贊孫閣部

承宗於山海左魏諸君皆平時契交故鹿太公正毅然
爲之設榻凡脫禍解厄不獨破家不恤亦且身命不顧
左僉院亦先有使以二札遺余暨鹿化麟略云二君道
義之雅須得一人親詣闕門知秦廷之哭不同于泛泛
翼日化麟暨余季弟奇彥遂入闕門余上書閣部略云
左魏諸君子清風大節必不染指以庇罪人此何待言
獨以善類之宗功臣之首横被奇冤自非有胸無心誰
不扼腕維桑與梓固浮邱舊履地也遺愛在人不止門
牆之士興歌黃鳥能不慨然昔盧次楩一菲男子耳謝

茂秦以眇布衣行哭于燕市謂元美等曰諸君子不生爲盧生地乃從千載下哀湘而弔賈乎李獻吉在獄何仲默致書楊邃庵求爲引手康德涵義急同調至不自愛其名浮邱廓園之品固當直踞獻吉何次梗敢望某無能哭訴倘負懟于茂秦閣下功德前無邃庵憐才扶世之感稍一斡旋且有出德涵上者況諸君子以道義臭味之雅受知於閣下最深且久豈無意乎又聞任邱公力可以爲德涵倘閣下以此事屬之當必有濟化鱗奇彥抵闕善繼與閣部日夕謀所以脫諸君之難後以

巡視衙門一擬請覲君面議方略此亦其意中一事也
異巳者謂閻部提關門兵來清君側善繼爲謀主逆賢
銑御楊而哭夜半差官奉嚴旨止之至通州而返左僉
院過白溝先有字遺張果中期余相會余至而胡向化
亦至坐間環何而窺聽者皆緹騎也僉院舉止自若徐
曰弟被逮出門八十歲老父母一慟絕地此情何堪言
之泣下余曰老公祖朝家大老雨露雷霆總屬聖恩主
張須要審定僉院爲收淚以謝謂向化曰僕被逮人多
避之公冒來過視便見友誼轉刻不敢勞再顧也邀予

再會於公署大門內月下相向謂余曰適大金吾公子云當事定欲死楊大洪大洪死我輩豈能獨生余曰事屬一體義自相關時奉聖客氏弟光先因素不禮于士君子每謂其善者曰被逮諸老一時名賢我若婉轉其中庶幾有濟余時舉此言以告左左曰可向婦人女子求活耶殊非丈夫余曰公不必問第聽之而已左又云有一王姓者相從于患難之中煩覓一枝聊爲棲止余究其人乃云卽其八弟光明也因引與魏學洢同住鹿太公莊余草堂地僻築淺兩家子弟雖不棄而見過然

不肯久留也左過白溝之二日科都魏亦逮至爲詢果

中衆中正走關門探消息欲假半日遲余而緹騎苦不

肯容魏厲聲斥之怏怏而去時子正有事就學洢錯此

遂無及再晤矣左魏旣下獄掠追甚嚴三日一比五日

一奏意固不肯於完贓也學洢每絮泣食不下咽必欲

入京伺動靜又苦此身無安頓處乃易姓名爲金子陶

攜二僕余仲兄奇遇伴之往洢暫留良鄉道中仲兄暨

一僕入都住牛俊臣家其僕自獄中往返朝出暮歸迄

今主人尚未知爲魏使也一日魏使過錦衣王莅民王

曰令汝小主人自來他住頁鄉某處我盡知之但戒嚴緝拏諸役不明言耳洢因潛過王王素交左魏乃披赤相示洢歸與余曰王君可稱宇內膽氣男子就中盡多有周旋之力焉左握贓二萬魏五千立限嚴比南來者來必即至且魏介節之士家園蕭索鹿太公率同志者力爲區處炎蒸策蹇醵金于二百里外共得三百餘兩其高義者則有王丞吉之百金楊光斐之五十金杜濂從庚范士楫等數人亦各數金其餘三金二金者亦不下數十人嗟乎義者寡財財者寡義從古已然又何慨

于今之世哉丞吉時爲定興令洢會遺一札余託楊孝廉茂代致丞吉因期余過茂處出百金于袖中付余曰金不于此處用便爲天地間無益之物余急付魏使北上隨聞科都斃杖下二君矣洢巳踉蹌扶柩去時爲洢下榻者固安有賈三槐定興有許顯達皆取以爲入都便路僉院舊爲屯田使會以十三場子粒爲定興開丞賴之利又曾爲學使者簡拔高等悉知名士太公一集鄉民約凡十三場子粒每畝捐錢一文便可得數十萬緡一集青衿約各隨心力不拘三錢二錢一兩半兩便

可得數百金聲息所通各處俱有任事者任邱若張若邊父子兄弟多者數十金少者數金清苑賈爾霖雄縣蘇湯宇新安李袁寶陳謌言李蘊梁大用容城崔庚胡向化王拱極新城張果中孔心學各集同志各攜數十金數日之內義較數百果中拱極接替爲送甫至而僉院同科都俱斃杖下矣風聲一播道路鬨傳長安中貴有指而目之者曰鹿封君爲左家斂銀若干恐不利親友中每作危語勸阻之太公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我固籌之熟矣太公時謂余曰左魏二公與小兒素稱道

義交今急來相投而中道畏避不獨衰朽不齒於人小
兒亦何以立於天地間乎吾嘗見古人以死殉義者未
嘗不豔稱之今先事而自作廻避實愧此鬚眉余曰拚
此一路便無不可爲之事今日無不盡心免得異日自
生後悔左既斃除楊光夔之百二十金仲兄暨王拱極
親付盛千齡餘銀各照原單給散各家有情不容已思
欲伸一與於遂涘者尚存有五十金逾年而周文選又
逮至矣時鹿職方已從闗門入里周之友朱祖文字完
天擕其手書二一付職方一示余其言曰數年濶別時

勞魂夢弟忽罹此所謂雷霆雨露均屬聖恩也在臣子只應歡喜順受臣罪當誅兮天王聖明古人之言殆非欺我也弱子同來因其中途患病反增一累遂力遣之歸家所仗止一密友朱完天乞兄進而教之知不須弟屬也此事下獄情形俱前番之所已經不必然之頭緒一切可省只有去訪王茬民一著不意王出都而周亦擬贓五千周之貧固不減于魏也祖文回襄與太公所計盡無遺者職方又熟籌而詳計之那移借貸共輳百餘金又張希皋之八十羅萬象之五十茅元儀三百王

永吉二十皆義助也職方又遴字范賓公景文亦得二百時朱不耐勞余季弟奇彥暨鹿僕趙順送之京師而周又斃杖下矣嗟乎周之死去左魏僅一年聞其死也齒牙盡落身無完膚諸君子皆當世第一流人致命遂志自足照耀今古吾獨于鹿太公不能不心醉而神服也大凡一時偶激之意氣有利無害之肝腸中士皆可勉能至於竇費巳之財物而意氣半灰矣竇臨巳之利害而肝腸全阻矣再至於心力俱困歲月浸淫而意氣肝腸卒不覺其潛移而默換矣太公之周旋三君子也

冒暑經寒以至典衣鬻產而毫無譁念至劉學洢諸人之哽咽而爲之廢食廢寢枯形傷神眞古仁人之用情哉此皆其小者也周之死贄以與魏結親之故職方於三君子皆莫逆而權瑞親信之人李剛欽者其家與太公比鄰三君子之子弟故人居者行者絡繹于途且有一二宵人播傳訛言旦暮之禍俱不可測而余微窺太公之神情氣彌銳骨彌勁誠有視死而如飴者學洢有詩石韻以贈亦略見其槪矣太公於余相信而過愛三君之難未嘗一事不與謀一言不相商故能深窺其底

裏至若職方立身立朝祥麟瑞鳳有目共睹不沾沾以節佽見化麟意氣肝腸不愧祖父初爲左僉院之難者鬭門後爲周文選醵金奔馳籌畫直無不竭之心力一堂三世雅有同心余謂江村片地旣不受惡璫之污衊又不受惡璫之摧殘可謂以奇人獲淸福矣余不佞以一身交鹿氏祖孫父子之間且親承左魏周三君子之盼睞智短才踈灑血無地幸余兄若弟頗具胸臆初仲兄作學游入都而苦心極慮不寐者數晝夜再爲僉院公攜金往返於酷炎烈日之中渴熱欲死左公出片紙

於獄令其僕屬仲兄面致光燮意欲再爲措處暫免追比仲兄急過商之而光燮以其堂叔生員震宇扮作家人送百七十金于二百里外堂兄光契膓亦熱且從恿光燮多方攢聚而金無用處矣後季弟奇彥與鹿使送范質公之義助歸至蘆溝橋遭河水泛漲居人一夜皆葬魚腹中季弟幾不免絕粒步行道途阻溺余爲偵兄若弟之微意亦無幾微退轉後完天有學寄季弟云如此酷暑重勞跋馳復損清士之橐此衷已不安之極乃聞復爲河伯所困者累日幾爲不免繼某之畏縮懼勞

致累知已弟則何以自立矣此事而始終共之者張果中果中住白溝爲通衢諸家子弟必先往來于此諸家行李必先安頓于此果中暨其弟果正爲之供應安置俱有作用而心腸皎然此吾燕趙中之劇孟家也又得之王生拱極極于鄉曲中未甚著名然氣之所激力能孤往一日爲僉院公追比期廹攜金往送二百四十里一日即至且出門之時有客滿堂余爲之代陪極即就道妻子亦不知所往諸靑衿爲左公義棘完贓極一貧士也爲之質衣并其妻子簪珥共得十金以助職方會

有聯贈云居君子鄉從容如入芝蘭室讀俠客傳慷慨猶存燕趙風太公之周旋三君子也左右夾助之力又多得之杜灤其人固篤厚君子家又素豐一切緩急之需時取給焉或值其乏則毅然爲之代處太公猶子善言爲學津捐金五兩其銀以賣家得之而色微不足乃分外加耗二錢嗟乎魏生瀛海崔產薊門古燕趙之地幾無靈矣然有鹿太公一流人爲之扶陽抑陰置身家性命于度外則慷慨悲歌固不盡泯于朝而實留于野者多矣就中有一念一事由衷而好義者情節尚多遺

謂此其大端云爾卒爲之記余於朱完天更不能不再致贊嘆夫學淵之隨父光明之隨兄孝子悌弟之情猶曰天性不可已完天于周非有不可解之誼也以一顯一蹶之交共生生死死之事間關數千里閱盡風波備經冷煖卒無纖毫厭心後因繫金于鹿定興范吳橋兩地奔馳遂于周黎洲之死也未及收屍又未得護喪懲負之極者不自比于人如完天者古色照人眞不自負以負友者也吾鄉不乏有心人當自有爲之立傳者附錄于此時戊辰七月

留村古槐記

兵燹以來廬舍已非雲樹改色數百里相望喬木之存焉者寡矣高君似斗謂其鄉留村之北嶽廟有古槐一株歷年不知幾百相傳其初廟僧自袖中攜來手植祠前日滋月盛漸至十餘圍高可數丈蔭可數十丈儼然稱邑中盛槩焉一日攜壺榼邀余偕友人坐飲其下夷猶磅礴既不苦日氣之侵又偶覺清風之動倏爾飛雲過雨令人忘暑且令人忘倦乃知古來遊人騷士風景可樂置酒言詠終日留連而不忍去其中之所得必有

深焉者矣因憶此樹幾歷歲月幾經風霜而枝繁葉潤如蓋如帷諸君子之高會飲於斯憩於斯者不知凡幾今日之孫曾復飲於斯憩於斯者又不知凡幾則此槐也益不啻召伯之棠世世護惜勿忍傷也王晉公植三槐於庭謂子孫必有三公是猶以一家私之也孰如此槐留村人人借其蔭涯城人人借其蔭吾黨士凡百里而聚於斯千里而聚於斯者莫不人人借其蔭區區一喬木云乎哉獨是余行年六十兵戈烽燹聚散興衰身之所歷而目之所擊者已不堪彈指而數況數百年海

田之變換人心風俗之遷流其能一一問諸古槐否

一壽記

余性迂疎素厭喧囂逼移居夏峯目不睹冠蓋耳不聞鳴騶意頗閒適然室近內頭畜出入農器龐雜老農雖不厭此亦少幽致湊兒於占象屯室東傍屬地一區緣牆覆葦僅可容膝軒前栽榴數株雜以瓜蔓豆棚雨過風清各各生意牆外有田百畝藝黍植麻可農可圃斯時也假令樊遲爲予御而適衛其所請學者當更殷夫子定不曰小人哉而曰隱者也古今悠悠竊遂無倘爾

等耕于此讀于此當曠然于一丘之外立六通四達之
甚余嘗直憩此忘暑且將㝛渠上古焉即名其室曰一
茅仍故園之舊也

重修靜修先生祠記

先生祠在吾容者有二邑祠奉勅專額蒸嘗具備一在
溝市鎮傍昔年余約同志創成者也邑祠修葺者屢今
復擕入配饗九人合而新之適余移家蘇門胡生彧適
而俾記其顛末余先生鄉後學也沐浴遺澤竊負私淑
之列烏容無言自中夏陷於金百年而後元河北爲金

元域而先生之先世爲金元人其仕宦於金元者已久先生於宋無故主故土之誼百世後以不仕元高先生非以先生爲有宋之孤臣也至摘渡江賦爲幸宋之亡則又失先生之心矣悠悠之口浮議未清劉宗伯愷巳言其概余有渡江賦辨惜言輕恐不足取信於後之君子崔文敏銑有言魯幼安之辟魏存漢也靜修之辭元存中國也又言劉子憫元伐宋乃賦渡江其徒申之曰哀之也題梅曰西風吹落戰塵沙夢想西湖處士家曰恐江南春減猶夫賦也即仲深昧稽覈而肆臆貶不亦

寃乎許平仲與先生同應召山過客披商出處先生以行道推許子而以尊道自任程朱之學禁於朱而平仲與之儒者之道滅於金而平仲起之至問伐宋則不對先生渡江賦爲有宋求自固之策正所以存中國之義先生實抱深心而其情更苦耳王景略不忍滅晉而謂先生幸宋之亡乎先生研精聖典興起絕學隱然係斯世斯民之重發之爲詩綴之成文其詞如西山之歌其義祖春秋之旨惜其四書語錄久矣佚失而俎豆之典缺焉未備豈謂世衰道喪遂以天下無眞儒耶先生以元

人不仕元則元不得而有之清而通和而介在聖門則閔子於宋儒則純公故蘇文清有言劉静修百世師也當日雖乏君臣之魚水卻得師弟之嚶鳴雷溪之濱先生之洙泗也三臺之里先生之杏壇也稽其人日與把侍行吟則有梁至剛肥遯自甘嗜學不厭先生嘗爲南溪老人行贈之其及門羽翼斯道者則有梁師泰以經行見徵侍講弟師安建廟立學廣敷師訓王綱王孝[illegible]成居喪哀毀滅性先生哭以詩復銘其墓劉英梁[illegible]蒙王果李貞皆負笈從遊爲建書院於三臺人各有

學足相成當時諸君子繪像兩廡與於配饗之列獨梁師安則據遺文事蹟而補之者也闔縣紳士稽俎豆之廢佚採弔古之餘恫合詞而請於官師爲復此祀典也豈苟焉已哉先是辛未先生墓祠成同人以明監丞李仲處士張紹烈屢有疏爲先生請從祀孔廟因得旨建祠厥功大矣僉議配饗諸大夫曰可繼丙子考之誌記元五經進士胡炳甯則舊所配饗者復補入今此數公者親承教旨道合於先生有功於先生後進者登堂而躬炙者出室烏足安先生之靈爽而慰九人者之精英

邪竊思鄒魯文學其天性孔孟之鄉也教化隆昌斯文蔚起先生及門者九人私淑者三人綱維名教啟佑儒碩四海內外猶將喁喁向風況生先生之鄉而景行仰止寤寐不遠者乎先生身在運會之中道超運會之外教授燕趙成就英才甚多視紛安生爲漢民不欲乘亂而佐奸邪以覆之者不可同日語周元公爲諸儒冠其從祀獨後於諸儒則造愈高而知益寡先生洵無憾於今之世矣是役也邑令靳君公彥主持其事學博丁君燿亢張君燮暨紳衿贊襄其成而始終拮据以倡其議

者胡君彧也祠葺於癸巳之春記成於甲午之夏

重修忠愍祠記

楊忠愍先生賜祠之在保定暨容城與燕門者有三而郡西郊之有祠則自太守武公文達始迄今五十餘年矣敗瓦頹垣不可以妥靈爽仰止者無所寄其瞻弔歲甲辰余北歸過上谷魏子一蘅言之慨然而力未能也嗣常公大忠以名進士來佐郡慨爲修復魏子得拮据贊其成寓書蘇門來問記夫先生之名即深山窮谷販夫野老無不知之某又何容贅一辭余維先生所學隱

而未彰今日修復之舉得覩厥成梓里後學之大幸也今之仰止先生者大都曰忠諫而死先生力欲除奸反以觸奸而死卒以先生一死而奸乃誅並誅其逆子嵩慈先生之以死諫可謂忠矣而忠可謂仁矣余竊窺先生之學得之造化之源非獨以忠節見也先生年譜紀從韓苑洛邦彥受律呂之學三月而得其數乃播之聲音各相和諧苑洛欲制十二律之管每管備五音七聲各成一調先生精思速三日夜而樂成嗚呼先生豈僅以忠節見哉即此可概其全體矣世之談聖學者必稱

六經然五經各有專業而樂則滅絕無傳論治法者必對舉禮樂然議禮者於天秩不易之外猶深求立異可喜之說至於樂則廢棄不講全德之微風俗之敝職此之故先生厚志樂有云信手拈來觸處皆合樂之爲道嗚呼先生豈僅以樂見哉黃帝制律呂與伏羲畫卦大禹衍疇同功然卦疇得程朱諸子而始著律呂得先生而始明則其功豈曰小補云乎或曰羑里之厄正欲衍大易以利民用正士之囚復欲陳洪範以正民彝先生當日一郎署耳履虎尾而見咥蹈堅冰而遂隕毋乃非

用易衍疇之旨乎余曰否否禮貴守其常用貴達其變先生當世廟無事時分宜之奸尚欲收先生以爲用重陰肆蔽五行汩陳而當世之大臣曾無一人正其罪者嗚呼澤下水決溝壑發志士之覩木槁澤中過涉存獨立之意事君值泰否之會既知其既敗必反覆陳諫諫之可則若享其安諫之不可則身與其辱辱之不可而後去去之去之不可而後死之古之聖人贊易繫辭未嘗不通於義命非守常達變之道乎先生所云信乎哉觸處皆合樂之爲道正所以合用易陳疇之道也先生

在狄道時爲道統祠由羲黃周孔以至周程張朱劉靜修薛文清亦與焉顯沛遷謫番漢雜處之地而猶諄諄以興學自任先生所得力者又豈特律呂之自見耶嘗公今日修復之舉不獨誅千古殺諫臣之奸懸愧千古不指佞之言官正欲以興千古不澌滅之學俾世道人心將於此胥賴焉乃述先生未彰之學術用告後世迨修建之次第工料之補葺祠宇並廊廡大門儀門皆一時修復牆圍以甎坊樹以木功多而費省巍然稱鉅觀焉是役也常公捐俸首倡而郡縣長吏與縉紳士庶皆

欣然出囊槖以應至始終區畫半載拮据者則魏子一鰲與劉生元吉也朝夕催督出入經營者則薛生與濬善人也經始於乙巳落成於丙午例得泐石

重修太室法王寺記

太室之中有所謂大法王寺者由來舊矣自兵燹頻仍梵刹佛宇雜之荆榛瓦礫釋氏適菴自江右經過駐錫於此覆土誅茅蕭然自適嘗過予夏峯叩其所學葢釋其服而儒其心者也心竊許之辛亥冬金壇蔣虎臣督學事竣迂道過我將渡黃河問二室之勝因訪適菴于

法王寺與語連日夜傾倒之移書中州學使史君雲杏
暨藩臬諸使者共醵金飭其舊刹與入靜接衆之所規
制宏壯亦云備矣工既訖適菴走字乞余言以勒之石
余迂且老素守先儒之訓於佛學未有所窺烏可以爲
此言因憶高陽孫文正會爲余言與一宰官暨一老衲
遊西山坐中老衲講中庸宰官講楞嚴意興勃勃不自
已兩人謂文正何無一言文正曰適見一異事秀才忽
變爲僧僧忽變爲秀才兩人大笑而去虎臣究心內典
所至與方外爲緣而其行徑儼然一苦行頭陀毫無沾

滯于去來之故眞所謂秀才而僧者適菴制心和平歸依儒業所至與臣言忠與子言孝實致力于日用倫常間其友嘗舉許文正能令老僧歸儒適菴默然笑其非知我者余知其意有在矣余嘗與友人言法各爲用至學術之辨毫釐千里不敢稍有馳越以鬪後人擬議之端獨是入世出世之界天地生生之心分爲生生者太極也物物各具一太極萬物共分一太極人日由其中而不自知聖人見其道于太極流行之際佛氏見其道于太極寂靜之中流行之際理歸于有而實寂靜之中

理源于無而虛有無虛實之際正毫釐之辨也適䕶能從無而見其有從虛而見其實此老夫之所望者至修建始末雲氼已有貞珉紀不再贅

重建大梁烈女祠記

大梁之西郭舊有六烈女祠李公空同爲文記其顛末蓋天順正德間事也崇禎末年大梁沒于水祠與碑皆爲地中泥後三十年土人掘地得之鬻于僧值剗磨其字盧龍韓子鼎業見而傷之告于予因聞于王君藝航贖以金樹于信陵君祠右藝航復爲詩紀其事又二年

上谷魏子一鰲過祠中見烈女碑謂風化所關擬別爲祠時有王烈女未嫁殉夫事言於學使史君雲次將配六烈女而七以俟旌未果又一年余季兒博雅復言于河使崔君惕菴相地上方寺東隅與信陵祠并峙會河徙臯金陵將行屬方伯金君冶公始得落成七烈女靈爽相聚于一堂風教頓興于千古衰朽喜諸君樂善之有同心方伯公見義之能獨力韓子乞一言勒之石余謂陳烈女未結褵而剪髮殉夫至五十三年始遂初志張爲婦一載高甫三月年俱十九耳能矢志相從百折

不易劉氏引梁上于二繯王媛繫樹間之三尺至張婦
痛夫田銳孝行之冤獨反覆以伸大義終亦以自縊死
六烈女畢命雖有後先而從一則無二致其爲維綱常
麗照臨空同之文言之詳矣獨是運會遷流人心剝蝕
而聞風興起一念本于性生故在上之人倡之則爲風
在下之人效之則爲化家得之則風化在一家官表之
則風化在一國天子旌之則風化在天下史乘書之則
風化在千古可見人性皆善觸然不覺叩無不應所謂
王化起於閨門貞烈存於巾幗大梁一席地爲兩河表

卒之區女之貞淑如此士風民俗不更可見耶即如空同子之文既没而復出闇世二百年沈埋三十載精光所寄鬼神倘爲之護惜今當崇重節義之時復有王烈女殉夫之事烈女女王碧字同邑于天祥將嫁而天祥病逝女誓不他適先是天祥幼養于王姓娶婦生子烈女取而養之有程嬰保孤之志已逾一年王姓竟奪之去烈女遂投繯死是夜有星光墜其家亦異矣哉至誠所感召前後同軌以愚夫愚婦之知能可爲參贊位育之極至總不外性分之所固有凡在上之風敎暨風俗

之醇篤其在此邪衰耄不文聊誌梗概祠成于甲寅秋九月冬十二月爲之記

論

尙論篇上

從古帝臣王佐雲龍風虎應運而興其主臣之際相須固殷卽素王絃誦以暨諸儒講習有不以朋來爲樂者乎得之爲帝王師不得與家人言禮讓一而已矣予嘗尙論古人凡可爲吾師爲吾友者彙之卷以爲耄年之助陶淵明集聖賢羣輔錄肇自燧人四佐伏羲六佐黃

帝七輔雖有所本然遠不可據諸不必為吾師資者亦不庸述也如高陽氏才子八人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民謂之八凱高辛氏才子八人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見左傳季文子辭尚書九官論語五臣楚辭八師總之五臣外益伯夷夔龍與垂耳至舜之七友雄陶方回續牙伯陽東不訾秦不虛靈甫並為歷山雷澤之游見皇甫士安逸士傳與戰國策相應文之四友武之十亂十亂之閎天太公望南宮适散宜生即四友也降而至於霸圖需才更殷劉琨詩曰重耳

任五臣五臣者狐偃趙衰顛頡魏武子司空季子從亡五人晉文生十七年所得士也孔子四友六侍孟懿子曰文王有疏附奔奏先後禦侮謂之四鄰夫子亦有四鄰乎子曰吾有四友焉自吾得回門人益親是非疏附乎自吾得賜遠方之士日至是非奔奏乎自吾得師前有光後有輝是非先後乎自吾得由惡言不至於門是非禦侮乎六侍者志意不立子路侍儀服不修公西華侍禮不習子貢侍辭不辯宰我侍亡忽古今顏回侍節小物冉伯牛侍曰吾以夫六子自厲也齊威王與魏惠

王論寶曰吾有疆場四臣檀子守南城則楚人不敢爲寇東取泗上十二諸侯皆來朝盼子守高唐則魏人不敢東漁於河黔夫守徐則燕人祭北門趙人祭西門從而從之者七十餘家種首使備盜賊則道不拾遺以此爲寶將以照千乘豈道十二乘哉戰國四豪吾獨喜信陵漢高三傑吾尤愛留侯商山四皓秦末隱上洛商山並河內軹人疏廣疏受宣帝時授太子論語孝經朝廷以爲榮各以老疾告退時人謂之二疏龔勝龔舍並楚人皆治清節世號二龔汝南周燕少卿之五子子與子

羽子仲子明子艮號曰五龍各居一里並以儒素退讓為業天下著姓鄧禹吳漢等河北二十八將光武所與定天下張衡東京賦云受鉞四七共工以除河西五守梁統庫鈞史苞竺曾辛彤時更始巳為赤眉所害隗囂密有異志統等五人共推竇融為河西大將軍內撫吏民外禦寇戎東伐隗囂歸心世祖克建功業五處士豫章徐穉京兆韋著汝南袁閎彭城姜肱潁川李曇汝南太傅陳公時為尚書令與諸尚書共薦此五人世號五處士六孝廉周子居黃叔度艾伯堅鄧伯向封武興盛

孔叔汝南太守李俍選此六人以應歲舉受版未行俍死子居等遂駐行喪俍妻於柩側下帷見之屬以宜行子居嘆曰不有行者莫宣公不有止者莫衈居於是與伯堅郎日辭行封濆四人留隨柩車大將軍竇武太傅陳蕃侍中劉淑時人尊爲三君曰天下忠誠竇游平天下義府陳仲舉天下德宏劉仲承李膺等八人爲八俊郭泰等八人爲八顧陳翔等八人爲八及度尚等八人爲八廚天下模楷李元禮天下和雍郭林宗此二人尤表表者故世稱李郭仙舟太邱長潁川陳寔字仲弓寔

子大鴻臚紀字元方紀弟司空掾諶字季方並以高名號曰三君朗陵令潁川荀季和之八子儉伯慈緄仲慈靖叔慈燾慈光汪孟慈爽慈明肅敬慈旉幼慈並有德業時人號之八龍公沙紹字子起孚字允慈恪字允讓逵字義則樊字義起北海公沙穆之五子並有令名京師號曰公沙五龍天下無雙穆亦名士也膠東令盧氾昭樂城令剛戴祈頴陰令剛徐晏涇令盧夏隱州別駕劉彬並有異才皆稱神童當桓靈之世時人號爲濟北五龍涼州三明太常燉煌張奐字然明度遼將軍安定

皇甫規字威明太尉武威段熲字紀明並著威名於桓靈之世悉名士也韋氏三義韋權字孔衡弟瓚字孔王瓚弟鉅字孔規太尉掾韋子才之三子皆修仁義兄弟孝友逢盜賊一人病不能去兄弟相慕兵至俱死時人稱之

侚論篇下

孔融一門爭死張儉與魯國孔褒有舊亡抵褒不遇褒弟融年十六匿之後事泄儉得亡走國相收褒融送獄未知所坐融曰保納舍藏者融也當坐褒曰彼來求我

非弟之過吏問其母母曰家事任長妾當其辜一門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讞之詔書竟坐褒平原相劉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爲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稠人廣坐侍立終日先主訪士於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諸葛孔明龐士元也關羽馬超張飛黃忠趙雲時謂之五虎上將吾最服膺趙雲雲不欲以成都屋舍園田分賜諸將併諫先主伐吳曰國賊是曹操先滅魏則吳自服此大臣局

豈不獨名將而已洛京傾覆中州士女避亂江左者衆王導勸帝收其賢人才協卞壺諸葛恢陳頵庾亮等辟掾屬百餘時人謂之百六掾朝野傾心號爲仲父王謝門庭貴盛子弟多才時人不敢輕與之議婚洮水奏捷蘭亭修禊允矣佳子弟但亂臣賊子何代無之不意乃在臣族茂宏亦岌岌已竹林七賢山濤阮籍嵇康有可覩者伯倫耽湎酒忘身豈可與陶公共稱酒人也士行有此孫殊可喜紀僧真有寵於齊王願就陛下乞爲士大夫王使詣江謝至彼無所言相對久之呼左右曰移

吾𣗥遠客士大夫之風節固如此哉唐以秦王世民爲
天策上將開館延賢杜如晦房喬等十八人並以本官
兼文學館學士士大夫得預其選者時人謂之登瀛洲
圖功臣長孫無忌等二十四人於淩煙閣按淩煙二十
四臣蓋象二十四氣所以輔天而宏化也長孫房杜諸
公開國保邦功雖大小不伴庶幾可當此選李勣贊立
武后侯君集張亮躬爲叛臣信乎知人之哲惟帝其難
之白居易淸修忠諒元和以來名臣香山九老亦是耆
年快事五星聚奎周顯德中竇儼與盧多遜楊徽之同

為諫官儼善推步星歷嘗曰丁卯歲五星聚奎自此天下始太平二拾遺兒之儼不與也伊洛關閩之學已早見於立國之初矣燕山五桂千古稱之有餘榮焉洛下耆英亦極一時之望林間高閣花外小車是豈偶然有宋諸大儒表章前聖興起後學人謂周程張朱生於宋宋卻未食其報食其報者乃在乎明知言哉元祐黨人司馬光等一代元氣攸繫小人禍人之國必欲一網空之刻石於朝堂通三百九人二帝蒙塵諸儒偽學皆本於此張韓劉岳以武功著聲聲益著而國勢益促悲

譏死而宋室不可為矣元有三儒耶律晉卿之止殺許平仲之興學劉靜修之不仕皆有用夏變夷之意良工心獨苦明高皇德比堯舜功過湯武一時開國功臣雲從龍風從虎真是度越前代靖難兵至方黃諸公以高皇培植之深受文皇殺戮之慘予謂正學亦有過焉明主可與忠言正學以大義責之勢必不能從請早賜一劍不食而死何至以一身累及八百餘人也白刃可蹈中庸不可能處死之道豈容悻悻相業三楊楊溥楊士奇忠臣三楊楊爵楊最楊繼盛理學五忠方孝孺

高攀龍鹿善繼劉宗周黃道周三異人傳方正學于忠肅楊忠愍天啟之際隕身逆璫者十有七人高攀龍楊漣左光斗周起元周朝瑞繆昌期丁乾學魏大中萬燝周順昌袁化中夏之令周宗建李應昇黃尊素顧大章劉鐸甲申之禍致命遂志者二十有一人范景文倪元璐李邦華施邦曜王家彥孟兆祥凌義渠吳麟徵周鳳翔馬世奇劉理順汪偉吳甘來王章陳良謨成德許直金鉉孟章明陳純德申佳允戊寅高陽陷少師孫承宗率其子舉人鉁秀才鋡餉賓之鑰等五人孫六人從

孫八人皆死其婦女就義者三十餘人甲申神京陷保定守七日闔郡靖節光祿張羅彥進士張羅俊兄弟父子婦女就義者二十餘人

論史二則

從來史家如荀悅袁宏前後漢紀范祖禹唐鑑歐陽修五代史自成一書咸可法戒司馬光資治通鑑上起戰國下終五代先後貫穿而一千三百六十二年之事迹瞭若指掌紫陽因之而成綱目事半功倍則司馬一生精力可謂不枉費矣自宋以下有李燾之長編劉時舉

陳桱之續編議者謂其紀載失次筆削未當薛應旂雅志紹司馬氏之事竭十餘年心力上下于宋元四百八十二年之間成一百五十七卷之書名曰宋元通鑑未獻之闕下尙藏之家塾元儒揭傒斯有言修史在于得人有學問文章而不知史事者不可與有學問文章知史事而心術不正者不可與世安得如薛氏其人者而與之論史哉嘗思宋亡于元明祖驅之漠北恢復中夏不以滅宋爲元人之罪而曰天命眞人于沙漠卽位之明年遂詔修元史聖意淵微未可盡窺然國可滅史不

可滅則其戢然者矣

明之成憲典章素切監觀率由之志因病臥翁山徵文考獻雨無所據竟成虛念所見通紀吾學編大政紀本朝紀事本末從信錄憲章錄暨零星野史數種其書又皆散遺議者謂通紀倣編年而蕪鄙吾學編效紀傳而斷落大政紀謂爲某相私書邇有同志相期欲共成國朝實錄譬瞶自廢不能執筆而往竊思此事關係甚大念之爲公爲私人之或眞或假天地鬼神實爲鑒觀愚夫愚婦各有直道亦嚴矣哉春秋作于二千二百餘年

之前嗣其響者獨推綱目明祖有靈當有卓識大手任其責者矣

論餘

史可法金鉉朱之馮學者倚爲泰山時人謂無三君子便不成京師

崇禎間按臣祁彪佳請表揚吳下巳故三舉人張基歸子慕朱陛宣皆贈翰林院待詔

常熟舉人顧雲鴻事後母至孝雲鴻死旬月母以哀卒後母殉其子古未有也學者諡爲孝毅先生吳江舉人

踐世偉服習其祖基之訓生平孝謹友人題其銘旌曰孝節先生吳縣生員楊大漈居父荘簡公喪竭盡誠孝三年哀毀及嫡母生母亦如之居家訓子肅若朝典學者稱爲端孝先生

文貞孟弱冠舉孝廉砥節厲行垂三十年臚傳之日兒童婦女皆目爲忠孝狀元遭逆璫之禍阽危瀕死僅而得免劉理順久困公車法言矩行累成丛　倜端凝正直狀元故其殉國難亦只作飢食渴飲之常非矜激於意氣者比

左羅石懋第呂豫石維祺黃石齋道周三人者生不同地事不同操死不同致然其堅貞不易之心則一也其殆中流之砥柱耶可稱鼎足三石

大兵下浙江原任巡撫祁彪佳赴池水死原任左都御史劉宗周不食死有絶命詞云留此旬日死少存匡濟意決此一瞬死了我平生事慷慨與從容何難亦何易門人會稽諸生王毓蓍聞變即遺書宗周云願先生早自決毋爲王炎午所弔投柳橋河死原任大學士高宏圖流寓紹興野寺不食死

兵破義烏衆勸張國維入山國維曰誤天下事者文山疊山也一死而已作絕命詩三章赴園池死興國公王之仁載其妻子盡沈於蛟門下獨至松江見內院洪承疇自稱仁前朝大帥不肎身泛波濤願來投見死於明遂就戮西市

兵反桂林瞿式耜危坐署中適總督張同敞自靈川回與式耜曰事急矣公將奈何式耜曰封疆之臣知有封疆而已將安往敞曰公言是矣君思師義敞當共之遂同被執

西華孝廉李世和字寒石恥與逆同姓改李爲理遯
海外死寒石亦三石一流人
新城諸生王　善恥逆西奔爲徽科義旅禽僞令後爲
讐家告訐死於京師
雒澤諸生殷淵明倫堂讀討賊檄明大義於天下爲衆
執死之
貴池諸生吳應箕宣城諸生麻三衡俱戰死嘉定諸生
侯元演侯元潔被殺常熟諸生徐守質戰死崑山貢生
朱集璜城破被執不順死諸生陶炎自刎死華亭教諭

眭明永被執不順死常州諸生吳福之徐安遠入太湖
從黄兵兵敗福之投水死安遠被殺江陰屢攻不下至
三月乃克遂屠其城典史陳明遇闔門投火訓導馮某
自縊明倫堂蘇州諸生顧所受服儒服哭文廟投泮池
死
百川橋下乞兒題詩橋上云三百年來養士朝如何文
武盡皆逃綱常留在卑田院乞丐羞存命一條元廟觀
前賣麫人夫婦對經死常州石生及賣扇歐姓者投西
廟池中死一鄉民賣柴入城聞安撫使至棄柴船躍入

文城填南龍游河死五牧有蓄鵜鳥薛雙以薙髮自縊死

吏科吳适辦事垣中鈔敭侃侃不憚權貴蔡奕琛阮大鋮等同心排擠故御史張孫振有疏糾适爲東林嫡派復社渠魁宜速正兩觀之誅

東林始自顧涇陽嗣後凡有儒術事功節義文章著聲者大約皆東林人然有一正人自有一邪人與之對與東林爲水火者沈四明王紹徽䟿將錄欲一網而空之殺機已著至崔魏遂公行其殺之事夫善人國之紀也

諸人云亡國何以立馬阮之殺東林其心愈毒矣程伯淳有言新法之行吾輩激成之當與分過東林諸公倘亦有犯此者乎請三復斯言

大兵破歸睢巡按御史凌絅死之姪潤生自縊絅遺書云願堅盟好勿輕南下否則楊子江頭凌御史即錢塘江上吳相國也

大兵至浦百姓請出降按臣鄭為虹不可再請行為虹又不可求幾兵至眾廹跪為虹不屈曰負國不忠辱先不孝忠孝俱虧我生何用求速死責輸餉虹謂清白吏

何處得金百姓爭欲代輸贖以不死虹以民窮財盡持
不可大喊奮躍奪刀遂見殺
白溝張果中天啓元年左光斗恩選士家貧不仕急左
魏之難義聲著海內甲申後客死蘇門
容城諸生侯保孫爾祚甲申後首致衣巾於學使者貧
不挫志庶幾不忘溝壑云
蠡縣諸生彭之燦甲申後徘徊兩河恥於苟食餓死蘇
門山之嘯臺
說

太極圖說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萬物生此易之源也庖羲氏通神明之德類萬物之情始設奇偶二畫以象之二畫錯而八卦成八卦錯而四圖著圖之文不一陰陽消長之象則一陰陽消長天地之變化也文王重之以盡其變周孔繫之以効其動因時採樊豈能於圖之外加毫末及其久也意義繁而諸家之學競起狗于有者見動而不見靜墮于無者見靜而不見動知易者鮮矣千餘年後太極圖著而庖羲氏之圖益明無極者言乎其本無

聲無臭上天之載也無欲者言乎其功渾然與物同體夫是之謂仁仁存則人極立順事畢夫是之謂合德濂溪之言至矣橫渠西銘見其大者也誠敬存之未嘗致纖毫之力則性定而內外忘明道所以發其蘊也庖羲之後不容無文王周孔濂溪之後橫渠明道亦豈容少哉此條脈絡乎契最微按詞章訓詁而求之將愈求而愈遠矣

錯綜說

錯綜之說暢于來非自來創言之也孔子固言之矣曰

錯綜其數亦非孔子創言之矣伏羲圓圖一左一右之形也雖未名錯而錯義已備文王序卦一上一下之說也雖未名綜而綜義已備孔子目擊之而道存焉故曰錯綜其數然亦未明言之也至矣鮮而始暢言之曰有四正錯有四隅錯有四正綜有四隅綜有以正綜隅有以隅綜正論象有卦情之象有卦畫之象有大象之象有中爻之象有錯卦之象有綜卦之象有交變之象有占中之象皆抒千古未發其自謂孔子沒而易已亡若至今日始明殆非虛語也愚竊有說焉畫前有易卦未

畫亦不見少有畫而卦辭爻辭彖辭亦不見少迨有卦爻彖象之辭而始知其不可少也嗣後談易者漢惟子雲宋則有堯夫至程朱則專主于理不論象數雖自云止說得七分象失其傳然象之義俱在其中矣亦不見其少也今矣鮮錯綜其數大闡前聖前儒未發之蘊易云大備矣然易之蘊果盡于此乎非也造化之妙到底有不盡之蘊羲文言羲文之言周孔言周孔之言程朱亦各言其所言而已不知此不可以學易不學易不可以入德

識吾說

吾與吾周旋久初不識吾也乃今恍惚識之猶未能遽認也謂人不識人人易信謂吾不識吾吾亦難信初不知吾實不識吾也吾有身天人參焉者也仰焉而無愧於天者何在俯焉而無怍於人者何在不能令此身之不愧不怍也而謂識吾乎吾有身志氣合焉者也帥焉而無惡於志者何在充焉而無餒於氣者何在不能令此寸之無惡無餒也而謂識吾乎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學此幼而識吾者也顏子曰旣竭吾才如有所立卓

爾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此受夫子不倦之誨而始識吾者也吾敢言識吾乎哉靜言思之吾不識吾人負吾耶吾負吾耶仍乞靈於夫子從吾所好此識吾之路也不識吾惡能從吾能從吾不患不識吾矣諸子各有吾吾各有好亦第各從所好焉耳

醫隱說

從來高醫士之價者有曰不爲良相當爲良醫有曰不爲相則爲將醫於二者兼之有日非直與將相等有將相不及者三夫醫一技耳何至與將相爭權又何至駭

將相之上其爲說曰相壽國醫壽人心相等也三軍五
旅舉而委之將四肢百骸舉而委之醫任相等也至相
與將位尊倨與人疾苦不相關醫偏惠及於愚夫愚婦
其不及者一將相邀虛功而冒實賞稱塞最難醫治人
病若已病德不望報報不厚責其不及者二將相不俏
或嫉賢妬能以快私憤醫於士君子倍爲保護其不及
者三噫醫有此三長宜何如愛已愛人可自藝其道乎
千秋而下高尙先生庶無愧色今有劉君元樸精五運
六氣之說亦如高尙以醫隱於金容余四十年例病藉

君不至狽狽君之三長余以一身全領之矣嘗有句云地近河間復姓劉殆其後身乎

禱雨說

客問禱雨之說於理有諸曰有之曰極備極無天行已定之數九年水七年旱堯湯不免何有于有司與士庶故曰堯湯水旱堯湯未嘗一日忘儆戒修省堯曰洚水儆予湯以六事自責畢竟以人修天世際雍熙治成解網若恩說不恤天變何所恃以感格天心曰肅時雨若曰狂恆雨若洪範豈漫無所據而言客曰君爲天之子

感格猶易公卿大夫則疏矣士庶則又微矣格天事夫豈易言曰卿士佐君以治民鬼神代天以効用陰陽五行總此極至之理鼓盪流轉于天地間善感善應惡感惡應鄭俠繪圖以進曰請下臣言十日不雨斬臣頭以正欺罔之罪王艮往謁陽明請於父不允其父令禱雨應而後允行二子禱雨而雨應者誠故也今六十日不雨不盡縉士庶之禱雨千人萬人各爲性命無有不誠況邑侯賢而憂民其告虔于山川鬼神者已非一日四境合而應之合而感之顯微無間情理相通此亦必得

之數也容于是㦲志肅容躬詣壇所而請命焉

存省齋說

袁君泰徵一日過夏峯以別墅存省齋索數言以識所由謚其大父梅村公會有是額以爲存心省身之助嗣伯父舜東公與其邑儒楊晉菴先生嘗共研席游泳憩息於齋中歷有歲月今時雖屢易數椽久爲兵燹所殘毀而存省之命意儼然在心目間是以因舊額而新乃身心泰徵可爲大克家者矣夫學者精神渙散歲月空擲石火電光方寸未嘗屬我故庶民之去與君子之存

其初止爭幾微而其流決江河塞四海遂至不可遏止是沿其流益背究其源易曰成性存存道義之門其斯之謂與至其功夫孔之內省曾之日省把柄在手確有持循日用飲食見天命流行功夫在是本體亦在是體用一源顯微無間又何分靜而存養動而省察耶晉菴爲中州山嶽君家前輩學有淵源君復以得之家傳者與蘇門多士闡發之君之子若孫光裕先徽紹衣德業唯存省之義殆無餘蘊矣

廣居軒說

魏子進陛方强仕之年即以病乞歸名其讀書之室曰倦飛取彭澤倦飛知還之意寧母課子而外無他嗜也歲丁未魏栢鄉公過其家與論學易其額曰廣居來問其義余尚之躧然曰公之進遺陛也深矣子抑知居之何以廣乎孟子曰居天下之廣居自乾坤開闢堯舜湯文而後此居之垣墉堂構未嘗增損非插藩樹棘而自隘其居則東支西傾而自仆其居也繫辭有曰窮大者必失其居故受之以旅一身萍梗何處是歸宿之地畢世戚戚不得不寄人籬下周茂叔教二程尋孔顏樂地

正要尋此廣居太極一圖居之基址以立訂頑一銘居之涯際以達皇極經世出而居之消長成敗可見建安集其成使學者窮理以知其廣格物以安其居陸子靜宇宙一悟自幼而見居之大至陽明拔本塞源埽蕩廓清而居之舊業遂復余嘗繙繹其地聖愚雖殊吾即至愚未嘗限以居之外窮通有分吾即至窮未嘗限於居之量禹稷顏子地不同而居同也能得其門便當知止欲升其堂總在慎獨而凡言理言仁言性言誠言未發言主一者皆我同堂共室之人俱當渾爾我異同之見

日日見有善可遷正與晝茅宵綯者同其乘屋日日見無過可改雖爲肯堂肯構其基早已自秉矣此居也與人俱生隨在而足在己不費在人不忌當下便有廣大高明之象直於乾坤易簡中認出可大可久之業孔之疏水曲肱顏之簞瓢陋巷所謂樂在其中不改其樂天下萬世皆託以爲居安資深之地美富無窮睟盎自若故君子欲其自得之也栢鄉公名齋之意旨哉言乎

汝器字說

甲辰四月過保定謁陸設款集諸同人子之瓚率其弟

行酒恭謹醇樸足稱令器蓮陸請予命字予曰汝器可
夫器所以適於用雖有大小貴賤精粗之不同須成器
矣然後可以論大小貴賤精粗也人之所以成人者亦
以其卓然有適於用然後自命爲人如無一才一德足
自見於世不亦醜焉爲人乎賜固稱達似不固於器矣
夫子以瑚璉許之蓋所稱器之大而貴且精者也以語
君子之不器倘須有待此中之分數蓋不容一毫將就
冒認於其間智廉勇藝皆器也文以禮樂則無知廉勇
藝之可名令尹之忠文子之淸皆器也歸之於仁則無

忠清之可名夷尹惠皆古聖人也以孔子較之亦器也協之於時則無清任和之可名學者立必爲聖人之志由有恒而善人而君子然後可優入聖域未嘗適道與立而遽與之權能乎哉邇言學者舍窮理盡性而驟言至命皆與未成器而高談不器者等乎今爲士士之所以爲士者非入孝出弟必信必果乎如士而不士猶觚之不觚也孔子裁狂簡正欲鍊其器以大其用耳狂狷者中行之器也善言者美大聖神之器也孔子謂賜與回孰愈進賜於回以大其器賜未至回自不敢望承面

襲取之子輿氏姑舍是不同道此足見其器矣不成器者不必言而器之大小貴賤精粗其造詣豈容一槩論哉神而明之由器而進之不器者是在汝器自勉之汝器服庭訓能讀書知親有道余固樂有言請質之同人共闡其義

辯

渡江賦辯

先生此賦邱瓊山謂其為幸宋之亡竟以此阻祀孔廟披先生之祖父五世仕金則於宋原非有故主故土之

誼也似不必苛爲求況此賦具在滿紙悲憤只爲不善讀者以辭害意遂令先生之心不白於天下後世中間設爲問答北燕處士淮南劒客總先生一體而兩名耳先生曾受集賢學士以北燕處士稱則意可知已淮南劒客四字早呆有爲急望得此人焉爲宋室吐氣正是王景略不欲滅晉之意嗚呼噫嘻想夫陰山虎士茹毛飮血狀若神鬼氣傲霜雪嬉於戰鬬業在征伐咆哮而軀兇怒感激而風雲變頹崑崙而飄海浪折江河面崩雷電川谷爲之渴波邱陵爲之震駭此段極摹元勢之

强宋室立見難支故曰哀哉宋君可憐也戰則爲黃泉
之土降則爲青衣之奴上絕奎宮之運下失皇祐之區
草滿金陵鹿走姑蘇五湖無主七澤邱墟何其痛哉此
段字字淚點點血而謂之幸乎客聞而笑曰信如公言
以謂遂無宋矣我長江所以限南北山川所以界封域
西接巫峽東至海陵臨谷爲塞因山爲嶂一人守隘萬
夫莫前我主彼客彼勞我逸彼雖有甲騎百萬橫屯北
岸安能飛渡我長江乎蓋言宋室規模形勢家當自在
只恐不能立定手腳故又有義士奮袂良將登壇旣有

枕戈之劉琨豈無擊楫之謝安假祖逖以黃鉞之威拜
陸遜以都督之權而曹公赤壁之役苻融合淝之戰公
獨不聞之乎辭氣激昂多少激發人心處苻融合淝之
戰明以晉室予宋苻堅予元先生心事合盤託出矣見
旃裘而膽落夢氊窟而魂飛分明尊周之意至客於是
帖然失氣循牆俯匐口怯心碎不知所對滿腔酸楚不
能爲情填令人垂首喪氣憤鬬欲絕爾等之一字從何
處看出瓊山讀書破萬卷絕無以意逆志之意亦爲不
善讀書矣先生固不以不從祀爲恨祇以幸宋之亡一

語誣先生之心滋悠悠之口一言以爲智一言以爲不智可不愼諸元世祖極歎爲眞古所稱不召之臣從其志而不敢召不可謂非先生第一知己但夷夏君臣千古爲昭不能用夏變夷豈遂以夷而滅夏耶先生此賦爲集中第一文字紬繹其言而設身以處其地當自得其苦心耳向遊闕門曾以此說質之鹿伯順與愷陽先生二公曰俟事平後當繕疏八告以闡發三百年未暢之旨惜未暇及此後之君子讀渡江賦者諒不乏孫鹿二公之人敢請以愚言質之

議

修葺嘯臺安樂窩議

蘇門山水甲天下固不借靈於公和一臺堯夫一窩也然蘇山蘇水不知閱幾千百年甯有幾公和幾堯夫哉公和當晉季無妻子史氏稱之曰好讀易撫一絃琴性無恚怒與嵇康數言深得大易之旨夫豈不言也哉其默足容至公和方稱足色耳堯夫讀書百泉之上志堅意苦夏不扇冬不爐夜不就席者數年甯者安樂蓋小心安焉而後樂心不安則不得樂也夫安豈易言哉一

念之私一事之僞便有惡于志而疚于心者堯夫之樂圃帥孔顏之樂與此兩人者所稱千古士也予嘗薦蘋蘩思結異代之知俛首思之公和不言而我多言堯夫窺先天之秘而我識闇若此者二子之所棄也然二子雖予棄而我之歸依二子當益切故對遺像若親承敎旨焉今臺與祠創建既久日見傾圮而蘇山蘇水未免蕪焉無色徜止愚昧無所仰承如思親亭聚遠亭皆在百泉之上載在縣誌甚明今過求其跡多湮没埋廢不可考詢之土著皆恍然莫知其始嗟乎風雨所侵愈久

愈圮而復之愈難則臺與窩之終為一亭也且有其勢
夫土木瓦礫之墟歷數百年于今有顯則有晦有創則
有壞至壞矣然後待維且挽之者而後興豈不以其人
歟王按君蒞教新學宮輝士承新晉宋兩處士之甚費
十之三耳德且與蘇山蘇水並風教之存敢望諸大夫
之識治體者

夏峯集卷三

郭稚先謹校